

福州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的艺术特征与人文价值

孙群¹, 曾诗焱²

(1. 福建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2.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福州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以唐末五代的闽王故事、民间神话、民间吉祥图案等为题材, 具有内容丰富、构图巧妙、手法朴实、造型生动、率直抒情等艺术特征, 寄托民众对天下太平、阖家幸福、锦绣前程的祈求与愿望。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集建筑、雕塑、艺术、宗教、民俗于一体, 既保留了中原地区民间造像的遗风, 又具有南方石雕的特性, 融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包含儒释道三家文化及民风民俗的思想观念, 而且与福州定光塔须弥座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处, 体现了我国佛教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福州龙瑞寺; 大雄宝殿; 须弥座造像; 艺术特征; 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 K87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5)05-0488-07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humanistic value of statues on Sumeru seats in Mahavira Hall of Longrui Temple in Fuzhou

SUN Qun¹, ZENG Shiyan²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2. School of Ar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statues on the Sumeru base of the Mahavira Hall in Longrui Temple in Fuzhou are based on the stories of the king of the Min State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folk myths, and auspicious folk patterns. They are rich in content ingeniously composed, simple in technique, vivid in form, and direct in expression. Thes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the people's longing for peace, happiness, and a good future in the Min State. The statues on the Sumeru base of the Mahavira Hall in Longrui Temple integrate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rt, religion and folk customs. They retain the folk sculpture sty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rn stone carving, and embody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They also contain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well as folk customs. Moreover, they share similarities with statues on the Sumeru base of the Dingguang Pagoda in Fuzhou,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Keywords: Fuzhou Longrui Temple; Mahavira Hall; Mount Meru statue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value

唐末五代时期, 中原地区战乱频繁, 社会动荡不安, 但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偏安一隅, 先后历经闽国、吴越国、南唐等政权统治, 人民生活相对稳

定。特别是王审知治理福建期间, 闽地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以致“佛法独盛于其时”。王审知“雅重佛法”, 尽力护持佛教, 其家族成员及地方

收稿日期: 2024-12-17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24FYSB029); 2023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FJ2023A013)

第一作者简介: 孙群(1971—), 男, 浙江绍兴人, 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建筑美学。

官民大量兴建佛寺。据《八闽通志》等文献统计,五代闽国时福建新建佛寺 511 座,而福州府就有 190 座,位居福建第一。其中,建于唐末五代的福州龙瑞寺独具魅力,具有厚重的人文底蕴。

龙瑞寺坐落于福州仓山区梁厝村燕山脚下,始建于唐天复元年(901),完成于北宋初年,原名龙瑞院,清光绪十六年(1890)、1924 年曾修缮,2001 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据南宋泉州人、右丞相、学者梁克家《三山志》记载,“龙瑞院,永盛里,天复元年置。旧产钱一贯七百九十七文”,其中“天复元年”即公元 901 年。梁厝村自古文风鼎盛,号称“无梁不开榜”。该村始迁祖梁汝嘉、梁如熹兄弟二人爱好理学,曾在此创办“梅涧书院”,并聘请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前来讲学。朱熹离开时,手书“貽燕堂”三字相赠,后来“貽燕堂”成为梁氏宗祠的堂号,其牌匾高悬于宗祠堂中。现龙瑞寺大雄宝殿的一副楹联——“燕岭风清,瞰马峡来潮,永盛两槐聚族;鼓峰日丽,涌瀕湖古刹,缘来梅涧贤踪”,正是描述这件往事。^[1]

一、龙瑞寺概述

龙瑞寺地处福州三江口平原,临近闽江与乌龙江交汇处,背靠低矮的山丘,江对岸即为马尾港。据说这里是“燕窝之穴”,两掬弓抱,窝中弦棱明显,开口处平浅,为浅燕窝,乃风水之宝地。寺院坐东北朝西南,占地面积 1 303 m²,采用中轴线布局,从西南至东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二楼为藏经殿),左右两厢有大士殿、地藏殿、伽蓝殿、祖师殿、文昌宫、山神殿、客堂、僧房等。寺内还有宋代石井、石盆、石槽等文物。大殿前庭院中原有的两座北宋陶塔于 1972 年被移往鼓山涌泉寺,即著名的千佛陶塔。大殿左侧外墙嵌有清光绪年间篆刻的《重修龙瑞寺碑序》,文中记载:“燕山之麓有寺,额曰‘龙瑞古刹’,其制如涌泉寺。闻诸父老,相传性云建之于唐……自堂而下,则有无量宝塔列于两旁……左有放生池,右有甘泉井……落成于光绪十五年八月。”从此碑序可知,龙瑞寺始建于唐代,大殿框架重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庙宇形制仿效福州鼓山涌泉寺,庭院中立有两座宝塔(即千佛陶

塔),左右有放生池与甘泉井。如今放生池已被填埋,但甘泉井仍保留较好。

龙瑞寺整体殿堂颇具福州民居特色,如天王殿两侧为高昂的“几”字形马鞍墙。大雄宝殿设有周围廊,单檐歇山顶,铺设灰瓦,正脊脊刹置宝葫芦,脊堵为实堵,浮雕仙鹤、莲花等,鸱吻雕蛟龙。抬梁式木构架,彻上明造,面阔五间,通进深六间。前檐廊作成卷棚轩,檐柱与金柱之间横跨抱头梁与穿插枋,梁上置坐斗、斗拱与割牵。明间开隔扇门,楹联为“法眼燕山礼名蓝閼麓,宝呈鹫岭瞻妙相庄严”,次间辟圆窗。明间前后两金柱间横跨两根五架梁,梁上立瓜柱,最上层脊瓜柱承托脊檩。大殿数根梭形石柱为唐代原构件,高约 4 m,周长约 2 m,与泉州开元寺天王殿内的唐代梭形柱颇为相似。外檐廊清代石柱础雕有螃蟹、蟾蜍、海螺、龙虾、鲤鱼、蜜蜂、果盘、香炉、茶壶、梅花、牡丹花等。抱头梁、割牵、斗拱、垂花、雀替木雕莲花、卷草纹等。

龙瑞寺作为千年古刹,目前仍保存一些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大雄宝殿唐末五代时期的须弥座石雕造像。

二、大殿须弥座造像题材探析

龙瑞寺大雄宝殿台基是由青犁石砌成的须弥座,上下枰与上下枋素面无雕刻,主角雕成如意形,正面设七级垂带踏跺。我国传统须弥座台基俗称“细眉座”“金刚座”,以上下叠涩、中间束腰为基本特征,为高级宫殿、坛庙主殿或佛塔经幢等较高等级建筑所采用的一种豪华型石作台基形式。北魏至唐初,一些佛塔基座已开始采用须弥座,目前在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的雕刻及壁画中均有发现,但造型还比较简洁。唐代以后,须弥座陆续用于佛殿的基座,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盛唐第 148 窟、第 172 窟壁画,其后便屡见于中、晚唐各窟,可见这种形式的须弥座大致出现在盛唐时期。盛唐以后,须弥座束腰雕饰更为复杂、华丽,柱与柱之间开始雕饰壶门、团窠、狮兽、伎乐人像等。因唐代至五代,中原人士两次大规模入闽,一次是陈元光开发漳州,另一次是王潮、王审邽和王审知等三兄弟率军入闽。于是,他们便把北方须弥座的做法传入福建。^[2]

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束腰处镶有 12 幅石

造浮雕像,从东往西依次为“双狮戏球”“荣华富贵”“椿萱双禄”“怜子爱妻”“封侯挂印”“鲤跃龙门”“士子游春”“海族献宝”“花荣枝茂”“龟鹤同寿”“四季常春”“八蛮贡象”,如图 1 所示,雕

工娴熟,独具匠心,意义深远。虽然有的浮雕略有损坏,但整体保存完好,呈现出一种饱经沧桑之美。对其雕刻题材的探析,有利于窥见当年闽地民众的所思所想。^[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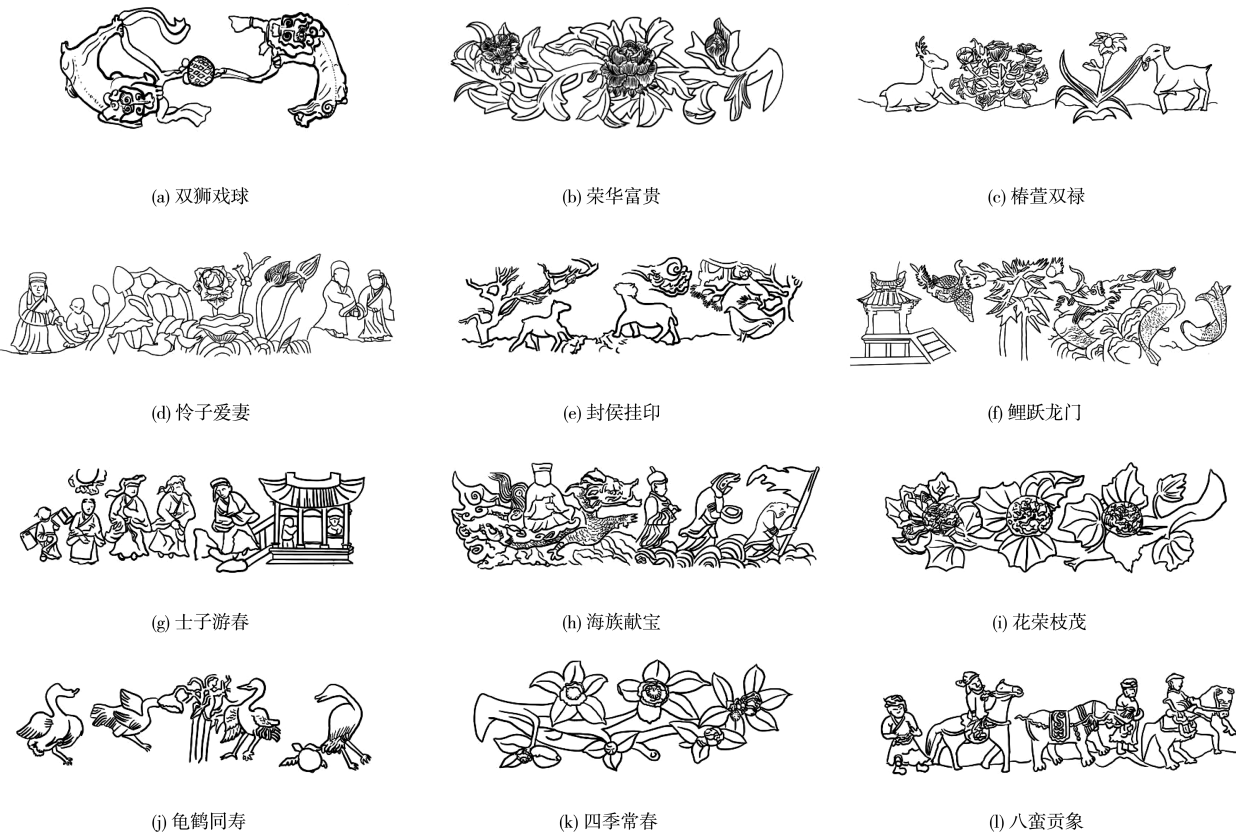


图 1 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 (作者自绘)

Fig.1 Statues on Sumeru seats in Mahavira Hall

基于图 1,对此 12 幅石造像进行简单分析。须弥座东面第一幅“双狮戏球”,又称“双狮滚球”,为两只狮子围绕一个绣球嬉戏打闹。双狮戏球来源于汉代民间的舞狮活动。我国民间常以舞狮祈福,祈求风调雨顺,是民间重大节庆活动中常见的民俗项目,寓意吉祥如意。在佛教中,狮子代表勇猛无畏,同时也是佛教的护法,象征智慧、勇猛、果敢以及至高无上的佛法,能摧毁降服一切外道和魔道。福建唐宋时期许多佛教建筑须弥座束腰均有狮子戏球图案。

第二幅“荣华富贵”雕刻草木开花,枝头上分别有两朵绽开的芙蓉花和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因“蓉”与“荣”同音,花即华,牡丹为花中王,旧称富贵花,以此寓意富贵荣显,比喻兴盛、显达,百姓丰衣足食。

第三幅“椿萱双禄”又称“椿萱并茂”,椿树和萱草生长茂盛,两旁各有一只麋鹿。大椿为多年生落叶乔木,树龄很长。萱草被古人认为可以忘忧。椿萱用以比喻父母,古代称父为“椿庭”,母为“萱堂”,代表父母健康安好,表示祝愿双亲身体良好,一切顺利。另外,麋鹿具有吉祥、福禄、安和之意。^[4]

第四幅“怜子爱妻”,中间雕刻数朵莲花,左侧为夫妻牵手,右侧为父亲陪伴两幼子玩耍的情景,水中还有鸳鸯戏水。“怜子”表现父母对子女的呵护与关爱,而“爱妻”则体现了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情感纽带。“怜子爱妻”寓意社会和谐,家庭幸福美满。

第五幅“封侯挂印”,两只爬在枫树上的猕猴正飞身摘取挂印,而树下有两只抬头的羊羔,猴旁

还有两只锦鸡。因“猴”与“侯”同音,“封侯”指被封为侯爵,象征官位高高在上。“印”指做官的官印,意即帝王赐爵授印。“羊”与“祥”谐音,被赋予吉祥的寓意;“锦鸡”代表前程似锦。“封侯挂印”有鼓励士子努力争取高位之意。

第六幅“鲤跃龙门”,数只在急流中翻滚的鲤鱼跃过龙门后变成真龙。“鲤跃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平步青云、腾达辉煌之事,同时也暗示逆流前进、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也常出现在传统佛寺建筑装饰中。

第七幅“士子游春”,数名士大夫在春天到郊外踏青,后面跟随着挑担的书童,左侧一座凉亭内还有两名相互作揖的人。《论语·先进篇》中讲述孔子的弟子侍坐时,曾子提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简单朴实、富有情趣的生活得到孔子的赞赏。我国古代画家也喜爱此场景,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五代赵鼎的《八达春游图》等,均描绘悠闲自得的生活。

第八幅“海族献宝”,一名仙人端坐蛟龙之上,前方还有一名官员和两只虾兵鱼将,其中鱼将举着一面书有“献宝”的旌旗,借鉴了古印度阿育王感得龙王前来臣服献宝的著名典故。“海族献宝”反映了闽国时期海上贸易繁荣。

第九幅“花荣枝茂”描绘树木枝叶长得十分繁盛、茂密,特别是树枝上的三朵鲜花随意舒展、似有花香。“花荣枝茂”比喻家族人丁兴旺,后代子孙昌盛,寄托国泰民安的愿景,也形容当时的闽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十幅“龟鹤同寿”又称“龟鹤遐寿”,四只仙鹤和两只灵龟在玩耍跳跃,气氛欢快,正中立有两根毛竹。此典故出自东晋葛洪《抱朴子·对俗》:“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意思是知道龟鹤的寿命长,就仿效它们的办法增长寿命,比喻长寿、幸福的生活。另外,仙鹤与竹子的组合有青春永驻之意。

第十一幅“四季常春”描绘一树枝上盛开着花朵,主要形容一年四季犹如春天一样温暖,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绿树常青,花开不谢,天下太平,代表着新的开始与希望,象征朝气蓬勃、万物复生,充满对美满生活的期盼。

第十二幅“八蛮贡象”又称“胡人进象”,描绘

两名主人一前一后骑着高头大马,另一名随从右手牵着一只大象,还有一名仆人紧随马后。四人均头缠布巾,深目高鼻,身穿长袍,颇具波斯人形象特征,这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在梁厝村留下的历史印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

这12幅石雕主要以民间神话、民间吉祥图案等为题材,从侧面描绘了当年王审知管理下国富民安的闽国情景。其中,除了第八幅、第十二幅石雕,其余各幅的题材内容均来自中原地区的传统吉祥纹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八闽文化的影响力。^[5]

三、大殿须弥座造像艺术特征

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独具风格,有着较高的艺术特征。

(一) 题材丰富、交相辉映

佛教寺庙的氛围原本应神圣、肃穆、空寂与清静,但福建沿海地区佛寺装饰却颇为多彩。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虽然只有12幅,但题材丰富,有人物、动物、树木、花卉、山水、建筑等,形成热闹欢快的气氛。其中,人物包括官员、士人、普通成人、儿童、波斯人等,动物有大象、骏马、蛟龙、狮子、仙鹤、灵龟、鲤鱼、猴子、麋鹿、山羊、锦鸡、鸳鸯、鱼虾等,植物有芙蓉花、莲花、椿树、萱草、枫树与毛竹等,体现了当年工匠选择题材自由度较大,具有多元化趋势,反映了当时闽地开放的思想观念。^[6]

(二) 构图巧妙、疏密有度

大殿须弥座造像运用多种构图方式,包括中心构图、对称构图、平衡构图、曲线构图、分割构图等。其中,中心构图有“双狮戏球”,绣球周边环境环绕着两只狮子。对称构图有“龟鹤同春”“椿萱双禄”“封侯挂印”,其中“龟鹤同春”中间的毛竹把龟鹤对称地分开。平衡构图有“海族献宝”“八蛮贡象”“士子游春”,其中“海族献宝”右侧蛟龙和仙人体量较大,于是左侧鱼将就双手举着一杆向前倾斜的旌旗,用以达到视觉上的平衡。曲线构图有“荣华富贵”“花荣叶茂”“四季长春”,其中“荣华富贵”一枝树枝从左向右曲折地横穿画面,形成一条曲折线。分割构图有“怜子爱妻”“鲤跃龙门”,其中“怜子爱妻”以数朵莲花把夫妻和父子分割开,形成左右两幅画面。具体见表1。

表 1 大殿须弥座造像构图形式

Tab.1 Composition forms of statues on Sumeru seats in Mahavira Hall

构图形式	图案样式
中心构图	双狮戏球
对称构图	龟鹤同春、椿萱双禄、封侯挂印
平衡构图	海族献宝、八蛮贡象、士子游春
曲线构图	荣华富贵、花荣叶茂、四季长春
分割构图	怜子爱妻、鲤跃龙门

(三) 手法朴实、巧拙结合

雕刻大殿须弥座造像的工匠们运用深浮雕、浅浮雕、沉雕、线刻等技法令画面充满立体感,层次丰富,虚实结合,将石雕与建筑完美结合在一起,可谓匠心独运、巧夺天工。这些浮雕既有精雕细刻,又有大巧若拙,如狮子头部短促的卷发、仙鹤柔软的羽毛、蛟龙威武的头部、鲤鱼薄薄的鳞片、椿树繁茂的枝叶、莲花饱满的莲子、建筑庄严的屋顶等均雕刻细致,而一些人物却巧中带拙,如“怜子爱妻”图人物脸部五官仅用简单的线条来表现眼睛、鼻子和嘴巴,虽朴拙却巧妙地流露出朴质的表情。^[7]

(四) 造型生动、惟妙惟肖

大殿须弥座造像体现了工匠丰富的想象力,造型生动,惟妙惟肖。顽皮的孩童、憨厚的大象、勇猛的狮子、矫健的蛟龙、跳跃的鲤鱼、轻盈的仙鹤、机敏的猴子、安详的麋鹿、呆萌的灵龟、盛开的花朵、婀娜的枝叶等,姿态各异,呼之欲出。例如,“士子游春”中的士子们(见图 2),拥有一种高贵典雅、神气秀逸、娴雅自若的气质美;“封侯挂印”中敏捷的猴子左脚踩树、右脚悬空,右手抓紧枝干,左手迫不及待地去摘取官印。^[8]



图 2 士子游春

Fig.2 Spring outing of scholars

(五) 世俗写真、率直抒情

大殿须弥座造像明显的世俗化特色,契合我国唐代佛教造像具有更多人情味和亲切感的发展趋势。其中,人物、动物、植物、山水、建筑等均高度贴近现实形态,这得益于工匠们平时认真体悟和观察自然生活,如“怜子爱妻”图中丈夫戴小冠、穿短袍宽口裤,符合唐代普通群众的服饰特点。如果从严格的造型角度来看,这些石雕动态或许还有点欠缺,但却体现了工匠率直、纯真、朴素的情感。^[9-10]

四、大殿须弥座造像人文价值

王氏三兄弟于唐中和五年(885)入闽,进而主政福建。乾宁四年(897),王潮去世,王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并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建立闽国,后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去世。而龙瑞寺建于 901 年,正好处于王审知主政福建最辉煌的 28 年期间,因此,僧人和民众希望通过大殿须弥座造像,以借喻、暗喻、比拟、双关、象征等手法,寄托对天下太平、阖家幸福、锦绣前程的祈求与愿望。以下从四个方面论述这些造像所蕴含的人文价值。

(一) 体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海族献宝”体现了闽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王审知被尊为“开闽第一”“开闽尊王”,他对闽国的开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审知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策,在经济方面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兴建水利,鼓励开荒造田,减轻广大农民赋税,发展水陆交通,扩大内外贸易,促进了福建经济快速发展。王审知主政下的闽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号称“海滨邹鲁”。“海族献宝”包含着民众赞美闽王丰功伟绩的寓意,也体现了当年闽国蒸蒸日上的气象,而且通过把王审知比作古印度的阿育王,表达了对闽王的敬仰和祝福。^[11]

(二) 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

“八蛮贡象”表现的是波斯人远渡重洋来到闽国敬献大象等宝物的场景,是闽地与波斯等交流的历史见证。据文献记载,福州从东汉时就已是对外重要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福州是通往广东、南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交通要道。唐代时,福州港的对外贸易已经非常频繁。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积极对外开放港口,与

波斯、阿拉伯等外商友好往来,促进经济贸易繁荣发展。王审知大力倡导发展海外交通贸易,奉行“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理念,热衷于港口建设。《福建史稿》记载:“王审知……招徕海舶,引起国际贸易的繁盛。货物充斥,填郊盈郭,商贾拥挤,摩肩击毂。”当时的福州已成为经济贸易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而地处闽江边的梁厝村则是重要码头与港口,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口岸。“八蛮贡象”颂扬了王审知实行开放政策、引来海外商贾、促进经济贸易繁荣与发展的历史功绩,反映了唐末五代时期闽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

(三) 激发士子金榜题名的愿望

“封侯挂印”“鲤跳龙门”和“士子游春”这三幅造像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表达了激励士子金榜题名的愿望。王审知大力倡导文教,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教育本地士人、秀才,实现了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有私塾,于是“唐衣冠卿士跋涉来奔”,纷纷入闽定居,使闽地成为礼仪之邦。王审知广泛吸收人才,使许多唐末流亡士人及公卿子弟多聚集在身边作他的辅佐。“封侯挂印”等正反映了当年学子期待通过科举当朝为官的愿望。

(四) 祈求民众幸福安康的生活

王审知主政福建后并没有称帝,仍一直以闽王自称,对后梁、后唐王朝称臣纳贡,与邻国友好相处,尽量避免战争,促使闽国得以暂时免受战乱侵害。他选贤任能,减轻徭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极大促进了福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从而确保了闽国三十多年的平静与安宁。“双狮戏球”“荣华富贵”“椿萱双禄”“怜子爱妻”“花荣枝茂”“龟鹤同寿”和“四季长春”等这些充满吉祥如意的造像,寄寓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幸福人生的愿望,体现了安居乐业、家庭和睦之景。

五、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与定光塔须弥座造像之比较

福州所在的闽东地区目前仍少量保存与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大约同时期且相似的石雕,如建于唐代的连江宝林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建于唐末的福州定光塔须弥座造像、建于五代的宁德同圣寺塔须弥座造像、建于五代的福州崇妙保圣坚牢塔须弥座造像等。其中,最为接近的

当属定光寺的定光塔须弥座造像。

定光塔坐落于福州于山定光寺,又名报恩定光多宝塔,俗称白塔,是王审知于唐天祐元年(904)为去世的父母祈求冥福而建造,翌年建定光寺。最初定光塔是一座高达66.7 m的八角七层楼阁式空心砖塔,可惜在明嘉靖十三年(1534)被雷电焚毁,后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改建成八角七层、高45.35 m的楼阁式空心砖塔,内设盘旋式木梯,1991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塔周围发现了当初唐塔的多方青石须弥座束腰浮雕。这些造像雕工细致,现有8方被竖立于塔正前方保护,另外塔后方还有几方破损较为严重。这些浮雕为研究福州唐末五代石雕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正面这8幅造像中,有3幅“龙王献宝”、2幅“海国神话”、2幅“狮子戏球”和1幅牡丹花。由于定光塔仅比龙瑞寺迟建3年,通过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点,有利于更深入地剖析唐末五代时期闽地佛教建筑石刻造像的状况。^[12]

(一) 相同之处

定光塔须弥座造像的“龙王献宝”“海国神话”与龙瑞寺大殿的“海族献宝”“八蛮贡象”颇为类似。其中,“龙王献宝”图描绘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端坐于龙身上的仙人、扛着包袱的士卒、行走的虾兵、举着旌旗的鱼将等;“海国神话”则描绘了右手高举马鞭、左手紧拽缰绳的兵丁正驾驭着一匹骏马在海里奔跑。马头高高抬起,四蹄翻腾,长鬃飞扬,颇具英姿。这些造像中人物、动物的形态及表现内容与龙瑞寺的“海族献宝”“八蛮贡象”相同,均是称颂闽王王审知对外开放港口、与外商友好往来、促进经济贸易繁荣发展及社会一片欣荣的历史功勋。

(二) 不同之处

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与定光塔须弥座造像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雕刻工艺与工匠身份的不同。

定光塔须弥座造像的雕刻工艺比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更加严谨、细致。人物的整体比例结构、手脚的关节、肌肉的实感、狮子的毛发与脚趾、海浪与云彩的纹理等均刻画细腻,连竹节柱也刻有莲花纹样。例如,“龙王献宝”中,举着旌旗的鱼将双脚一前一后,小腿肌肉鼓出,足面弓起,足尖用力撑住海面,甚至都能感觉到脚趾正在发力;

“海国神话”中的人物,从脸部、身子到手脚等均刻画认真,非常符合人体比例与结构,比龙瑞寺造像更重视对细节动态的追求。

定光塔与龙瑞寺须弥座造像雕工之所以相异,主要原因是工匠身份的不同,其实就是捐资者身份地位的不同。王审知治闽近三十年,大力扶植佛教,共兴建与修缮佛寺267座。据《三山志》记载,为铸造福州开元寺大铁佛,王审知在城区的西南角设13个冶炉,并备有铜、蜡3万斤;动用万余名工匠,兴建闽侯雪峰寺;由福州通过台湾海峡运木料到泉州开元寺,建造七级木塔即最早的西塔。从这些行为就能看出,王审知建寺造塔是不惜财力的。而定光塔是王审知为父母所建,地处当时福州市中心——罗城,同时又位于福州城的中轴线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然倾尽全力,聘请最优秀、最专业的石匠进行雕刻。而龙瑞寺所在的梁厝村远离福州城区,在当时属偏远地带,是一座典型的民间佛寺,建寺目的多是为当地乡民及附近渡口过往人员祈福、护佑所用,建造者为普通官员与民众,财力有限,雕刻者为民间普通工匠。但正因为如此,龙瑞寺须弥座浮雕造像也

更加贴近生活,手法比较朴实,有着浓郁的世俗化特征。如果单从雕工水平来看,因定光塔工匠是为朝廷所建的佛寺服务,必定精雕细刻,但却缺少龙瑞寺雕工朴实无华的天性。^[13]

六、结束语

龙瑞寺大雄宝殿的须弥座雕刻,是将宗教庄严与世俗情趣完美融合的艺术瑰宝,其精湛的石雕技术以及千年历史的厚重感,在福建古代石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宋元之后的福建佛寺石浮雕有所影响。

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艺术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与思想内涵,反映了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福州民间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与对理想的强烈向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宗教价值。可惜王审知之后闽国逐渐衰落,于闽天德三年(945)被南唐所灭。这些浮雕如一幅幅立体的、活动的画卷,仿佛穿越千年时空,展现出当年闽国曾有的短暂的国富民强、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之景象。

参考文献:

- [1] 林蔚文. 福建石雕艺术[M].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6:72-73.
- [2] 陈文明. 试论开闽王氏的经济与文化功绩[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4(4):58-61,85.
- [3] 张振玉. 王审知与福州海上丝绸之路[J]. 福建文博,2013(4):44-47.
- [4] 李豫闽. 闽台民间美术[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 [5] 孙群. 从艺术到文化:泉州宝篋印经石塔与吴越国金涂塔雕刻艺术的比较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75-81.
- [6] 孙群. 析福清瑞云塔装饰雕刻艺术的特征与内涵[J]. 雕塑,2013(4):52-54.
- [7] 肖凌辰. 山西唐代佛教造像特点分析[D]. 重庆:四川美术学院,2020.
- [8] 李雪茜. 四川南朝佛教石造像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1.
- [9] 孙群. 闽南佛教寺庙建筑艺术与景观研究[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4:60-65.
- [10] 刘凯. 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汉藏融合”特质及成因分析[J]. 艺术百家,2023,39(1):156-162.
- [11] 林正锋. 五代闽国佛教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 [12] 朱云斌. 论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的形制变迁与历史价值[J]. 福建文博,2016(4):60-64.
- [13] 丁逸凡,孙群,彭惠妮. 泉州开元寺宝篋印经塔建筑特征与文化内涵[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23,21(5):447-454.

(责任编辑:王圆圆)